

致辞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出席岭南大学大学论坛的致辞全文 (只有中文)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三月三日）出席岭南大学大学论坛的致辞全文：

陈（玉树）校长、李（雄溪）教授、各位同学、各位嘉宾：

博雅教育与我

（一） 到岭大的亲切感

来到岭南大学同大家见面，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

大家都知道，我进入政府工作之前，曾经有相当长的大学教学经验。先在美国教了一段日子，大概九年吧，接着受到香港回归之前蓬勃的气氛感召，回到香港，加入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参与创建工作，如是者又十四年。加起来，教书的生涯达二十多年，是我经验最丰富的工作。所以回到大学，再面对同学，我特别感到亲切。多谢大家给我这个「回家」的机会。

其次是，岭南大学对于我有一种不同香港其它大学的特别感受。我个人与岭大没有特别多的交往。我对岭大的特别感受，源于岭大提倡和实施的 liberal arts education，即岭大前校长陈坤耀大力倡导的博雅教育。

Liberal Arts Education有不同的中文名称，也有人叫通识教育，或者全人教育、完人教育，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一种相对于专科、专业教育的全面培养人的教育。

近年，通识教育在香港吃香起来了，中学新设立通识科，很多报纸的教育版设立了通识版；大学即将三改四，也会加强通识教学。大家在岭大得风气之先，应该感到高兴。但不可否认的是，香港社会对于 liberal arts education、博雅教育的认识仍然是不深的；你们的家长可能也对你们进入岭大接受博雅教育后，将来「搵唔搵到钱」有疑问。

我今天要给大家讲的，就是我到美国接受博雅教育的感受，希望可以帮助大家加深对博雅教育的理解。

(二) 在W e s l e y a n 大学的学习

我是一九七五年只有十八岁的时候到美国读书的，比你们很多人都年轻。因此你们也可以想象到，我那时比起你们不会「醒目得去边」。我就读的，是W e s l e y a n U n i v e r s i t y，一所你们很多人可能没有听过的大学。它位于美国东北部的康涅迪格州 (C o n n e c t i c u t)，距离纽约二百公里。

大家可能都知道，美国东北部，即所谓新英格兰地区，是美国成为欧洲移民目的地之后最早开发的地区，有很深厚的欧洲传统。

W e s l e y a n U n i v e r s i t y 的历史很悠久，一八三一年建立，比香港开埠还早。它继承源自英国的传统，让学生接受全人教育，是美国以 liberal arts education 著名的大学。它至今贯彻创校校长W i l l b u r F i s k 在创校时所说的，教育要达到两个目的，即「既有益于学生，也有益于世界」(f o r t h e g o o d o f t h e i n d i v i d u a l e d u c a t e d a n d t h e g o o d o f t h e w o r l d)。除了重视教学，也重视小区服务。

W e s l e y a n 一直保持着博雅教育大学的特点，就是学生不多，我那时是每年收约五百人，四个年级的学生合共约二千人，现在的人数也只是多了一点。但导师很多，形成的师生比例很小，目前是九比一。每班人数不多，师生关系很密切。

它没有专业学院，没有医科、新闻、法律之类的学科。学生可以选择主修科，例如经济、科学、文学等，既可以读欧洲古典著作，也可以读现代文学、语言和其它自然科学。

我那时候来到W e s l e y a n ，不知道甚么叫做博雅教育，甚么是全人教育，但我立即有一个豁然开朗的感觉，好像一下子看到很多扇光明的大门、窗子在眼前打开。

讲到这里，我要先讲讲我读中学的情况。那时候，我就很喜欢读书，但不满足于学校所教的东西。原因是，我觉得学校的教科书太死板、太简单，只是把事实枯燥地罗列出来，对事件的因与果，讲得很简单，总之是浓缩。

我没法了解事件、事实背后错综复杂的成因，找不到精细的分析，也看不到不同观点、看法的碰撞、辩论。那时读书就像吃鸡精，得不到新鲜的刺激和启发。我于是常常自己去找书看，找原始资料，例如事件发生时的时人时评来看。我有自己的读书世界。

来到W e s l e y a n，我才第一次发觉，在学校读书可以是这么有趣、好玩的。那里的学习环境非常自由、宽松，我可以随便按自己的兴趣选科，转科很容易。一个同学开始时对生物有兴趣，可以读生物；第二年喜爱上音乐，可以转读音乐，或读流行文化（p o p – c u l t u r e）；突然受甚么事情激起了你对历史的关心，又可以改读历史。这样的学习环境，是学校特别设计的。它虽然也规定了一些必修科，如数学、英文、历史，但之外还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学校预期你入学时没有固定的学习方向，预期你会在自由的选择中发掘自己的兴趣和能力。

我进入到这样的环境学习，就好像刘姥姥进入了大观园，甚么都觉得有兴趣，觉得好玩。我修读的经济固然好玩，要加修的数学、统计也一样好玩。我初时其实不知道自己想向甚么方向发展，不知道应该主攻甚么，于是甚么都读读。例如第一年读过社会学，读过政治；想对美国有多一点了解，又读过美国外交史，并被逼兼读过哲学、美术史等。

我当然也读经济，而且发觉在那里所读到的经济，和我以前认识的经济科很不相同，不是干巴巴的数字、理论、图表，而重在逻辑分析、思考方法。我发觉，经济理论不但可以理性地解释经济现象，而且可以理性地解释这个复杂的世界，而不会像某些学科会受到意识形态左右。

教授教书的自由度也很大，教学内容由教授自己决定，例如社会学教哪一个门派的理论，取决于教授。但不同科目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很少用教科书，而是要求学生看大量原著文章，即o r i g i n a l a r t i c l e s。有时，为了一个问题，要阅读很多不同来源的文章；如果问题富争议性，有不同观点的争论，要从不同方面去了解，要看的东西就更多。阅读往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进行，有时到图书馆借到图书或文章，时限只有一两小时，你就只好一两小时内把它啃完。我很多时候只能囫囵吞枣，很多时候找不到问题的重点，到课堂听教授教他的理解，才明白过来。

这样读书当然是有压力的，但对我的吸引力很大，收获很大。大家知道我后来选择了专修金融经济，但在W e s l e y a n 的日子，我虽然也主修经济，但花在经济的时间其实不多，反而用了大量时间去读其它科目。这使我看了很多书，很多不同科目、不同范畴的书，大大打开了眼界，得益很大，不但对我后来主修金融经济有帮助，对我后来的社会工作、进入政府工作也有帮助。

例如，我通过选修，了解过一个政府在现实世界中是如何制定政策的，了解到不同利益集团，包括官僚架构、政府部门、社会阶层如何互相制衡。这其实也是私营界别、任何机构的情况。这对我目前的工作很有帮助。

又例如，我当时有很多机会去了解美国历史、政治、文化、价值观，了解美国的制度和社会。这些学习和体验，是我个人成长中很重要的一部分。而通过对比，又激发了自己对中国问题的兴趣。

但是我觉得，收获最大的并不是我学到的知识内容，而是那段学习历程、学习方法的体验。

博雅教育要培养的，并不是某一方面的专业人才，而是一个能够对社会、对国家有承担的人，或者说，一个真正意义的公民，一个全人(a w h o l e m a n)。

这样的学习，可以帮助你找到自己的学术方向，可以确定你的发展路向，更可以奠定一个人的高尚品格和才能，可以坚定一个人的高贵的人生目标。这样的学习，可以激发一个人对学问的真正兴趣，培养出学习新知识的能力，终生受益。

W e s l e y a n 的四年学习，可以说是我人生重大的转折点。

(三) 对博雅教育的渴求

我刚才提到，近年，通识教育在香港吃香起来了。这其实不是香港的独特现象，而是有着普遍性，世界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情况。

在美国，经过二百余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教育有了很大转变，其中一个情况，是社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大增，教育为满足市场需求，加强了专业、职业人才的训练，博雅教育相对地受到忽视，推行博雅教育的大学也有倾向职业教育的偏差。近年，美国社会上出现了加强博雅教育的呼声，哈佛大学也有这样的争议。一群有地位高等教育人士因而组织了 American Academy for Liberal Education，试图向美国政府发挥影响力，力求为高质素的博雅教育制订标准，加强它的核心课程，即数学、科学、语言、文学和西方文明。

即使在中国，近年也着力推行素质教育，务求培养有公民意识、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

这样的变化，是有根据的。

现在，全世界都为感受到社会急剧转变的挑战。急剧变化是由一日千里的科技文明推动的，其中主要是交通与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致成本大幅下降，直接成果就是自由市场经济向全球扩展，这就是所谓经济全球化。教育不可避免的也受到冲击，并要适应市场需求培养大量渴求的专业人才，美国不少教育人士担心的偏差就是这样形成的。

美国《哈佛杂志》(Harvard Magazine)上有过这样的统计：由一九七九年到一九九四年，美国颁发的学士学位中，计算机信息、护理服务、运输与物料增加了四至九倍；医疗、公共事务管理增加了两倍；商业管理增加了一倍。但英语、外语、哲学、历史颁发的学士学位都下降了。

这源自市场引导，最终可能被市场牵着鼻子走，失去教育的理想。

有没有想过博雅教育这名称是怎样来的？这要追溯到希腊时代，一个存在着自由人与奴隶两个阶级的时代，他们受着不同的教育。奴隶得到的是职业的训练，包括做生意的训练，而自由人得到的，是当时与民主、政治有关的训练，包括思辨、演说、写作、历史，还有数学、天文、几何等，这都「关乎自由」，于是这样的教育就是博雅教育。这其实就是培养领袖人才的教育。

英国学者罗素对这样的教育作出归纳：「大学的作用不是把尽可能多的事实塞进学生的大脑，而应该引导学生养成批判和观察的习惯，以及理解与所有问题相关的原则和标准。」

这句话对目前变化加剧的世界尤其是适用。在这样的世界，知识的更新也在不断加快，塞进学生脑袋的「事实」很快就会过时，甚至被淘汰。知识除了更新加快，还变得越来越复杂。以经济学为例，新的经济理论层出不穷，比以前多了很多。

每一个科目都在复杂化，而且又不断产生新的学科，包括跨学科的边缘学科，学术也大搞 cross-over。这对学生和大学本身均是一个挑战。大学的课程必须能传授传统实用学科的知识予学生，但同时也要启发学生的思维，能够融会贯通学术基本知识和培养学生有公民意识、具责任感的品格。正如罗素所说的，让学生「养成批判和观察的习惯，以及理解与所有问题相关的原则和标准」，以备终生学习。这样的能力才是长久有用、终生得益的。

（四）当前必须具备的才能

由此可以知道，博雅教育重新受到社会重视，是有原因的。

用人机构、雇主有很大发言权，越来越多人发觉，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入社会，到了一个机构工作，他基本的专业才能固然重要，但他还应当具备更基本、更有利长远发展的才能，也就是一个接受了适当博雅教育应当具备的才能。

一个接受过博雅教育的人的才能，美国学者William Cronon曾经列举出十项之多。我结合自己的理解，把它们归纳为四个方面：

- （一）善于沟通
- （二）善于行动
- （三）善于包容
- （四）善于感召群众

第一，善于沟通。善于沟通的人具备多种与语言有关的才能。首先是善于聆听。

这看似简单，但在节奏急速的世界、特别是香港，要有耐心去聆听别人说话一点也不容易。聆听并不只是「得个听字」，还要有能力去理解、听出问题。

善于沟通的人，善于阅读。人的阅读范围应当很广阔，不只是书本、报纸、杂志、文件，不同领域的艺术，甚至体育活动也「阅读」。沟通的对象是人，而以上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William Cronon认为，对这样的阅读有广泛的兴趣，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最重要的特征。

善于沟通的人，善于交谈。这不仅是一种能力，而是源于去了解面前每个谈话对象的好奇心。

善于沟通的人，有出色的写作、表达能力。在信息年代，以清晰的文字表达自己的观点，以说服、感染他人是必须具备的能力。

我还要强调，掌握语言，不单只是为了听、讲、读、写，更重要的是为了思考，语言是思考的基础，而懂得思考，才真正懂得学习。在这个提倡终生学习的知识时代，没有人会轻视学习的能力。

第二，善于行动。「得把口」是不够的，还要实际行动。包括善于分析问题，有缜密的逻辑推理能力，找出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善于解决问题，善于根据实际情况，把问题分解，化繁为简，然后逐一解决。

第三，善于包容。在现实世界中，人必须善于与人合作，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具备开放的思维，包容的胸怀。包容并不只是形式，而是一种自省能力；有自省的包容才是真正的包容。

第四，善于感召群众。单靠一个出色的领袖，是不可以改变世界的。领袖人物的最大魅力，是能够绘出愿景，并能感召、组织起身边的人一起行动。一批人如果组织不起来，一盘散沙，是无法发挥团队的作用的。

以上所讲的四方面，是一个接受过博雅教育年青人都应该具备的，而且可以具备的。这些不是专业技能，但有利于任何专业领域的发展，无论是读书还是工作。这样的人，有抱负，有独立工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是每一个机构、每一个雇主都欢迎的。

香港正进入一个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时期，不同的行业、特别是以金融服务业为支柱的服务业，需要大量人才。所需要的，不是只懂得专门技术的人才，不是心中只有香港这个七百万人口市场的人才，而是有广阔知识，能够不断提升能力，能够在包括中国内地的世界市场上一展身手的人才。

香港是世界上最开放的城市，这意味着香港也是世界人才汇聚的城市，他们就是你们未来的竞争对手。你们未来的雇主都明白这样的现实，你们作为未来的雇员或者老板，不可以不明白这样的现实。

你们的目标应当是，为香港服务、为中国服务、为世界服务；是香港公民，也是中国公民、世界公民。因此，必须具备以上所说的四方面本领。

(五) 谋生与人生

我二十年教学生涯中，教的是金融经济，不是博雅教育。但我在科大商学院一直有意识地把博雅教育的教学模式贯彻到商学院的教学当中，鼓励大家不要狭隘地学习自己的专业，而要扩大视野去学。例如读市场推广、工商管理的，也应该读读人类行为学、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文学等等。经济学讲的，其实都是对人类行为规律的观察，多些了解人的行为、人的心理，肯定可以帮助学好经济。

一个专才如果要在自己的专门领域有好的成就，要攀上更高的地位，单靠在本身专业中向上争取，是比较难达到的。原因很简单：在一个小地盘，能够建造多高的大厦？珠穆朗玛峰能够那么高，是因为它的根基非常广阔、雄厚。博雅教育就是这样的根基，它既是为了培育通才，也是为了培育专才。

香港人常常把专上教育、选科同就业出路连在一起，把读书看作是一种投资。这样的想法无可厚非，我们不可能不吃人间烟火，这也不是香港独有的现象。不过，如果把赚钱作为读书的唯一的目标，就值得反省了。

互联网上流传着一篇由一连串悖论（paradox）组成的信件，作者在对现实世界的观察和批评中这样说：「我们学历高了，人却蠢了；知识多了，常识却少了。」他尖锐地指出：「我们懂得怎么谋生，但不懂得甚么是人生；我们只是苟延了生命，而不是丰富了生命。」

这些话听起来很可笑，但如果用来坦诚的对照自己，会笑得很苦涩。

大家有机会进入大学读书，仿佛已为未来的前途铺下了光明大道。应当好好珍惜这个机会，要尽量利用这段时光充实自己。不过要经常警惕自己，不要在毕业之后，变成高学历、少常识的人；而要在加强日后谋生本领的同时，更加懂得人生是甚么，自己对社会的责任是甚么。

在这方面，你们是幸运的，因为岭大博雅教育的优势会给你们带来可以终生受用的训练。博雅教育的最大价值，不是它给你们灌输了多少实用知识，而是它给你们培养出思考、分析、学习的习惯和方法，启发你们以不一样的眼光去审视遇到的事物，包括过去的历史、未来知识、社会的不同价值观。对于你们将来踏出校门，立身处世，这比实用知识更加重要。这就好比「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博雅教育教给你们的，不是一条只能够你一天受用的鱼，而是够你一生受用的打渔技术。

我十分期望博雅教育可以更大范围的推广，以提高香港人的公民意识，培养更多有社会责任感的人才。香港除了一个世界最优良的深水港外，从来不靠天然资源吃饭，靠的是人才。最初，我们对人才的要求，要性格坚毅、头脑灵活、勇于上进，接着我们还要求他们有技术专长。今天，当我们成为傲视周边地区的国际大都会之后，我们对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要有公民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要对香港、国家都有承担。这样的人才，是我们正在构建的和谐社会的基础。

教资会二零零六年对八大院校的「研究评审」结果，证明岭大表现突出。岭大已定下发展目标，要成为有香港特色的「超级博雅大学」。我预祝岭大成功，也乐见岭大成功，因为这不但是岭大和岭大同学之福，也是香港之福。

最后，我恭祝各位同学在这样的大学里，对学业、对社会、对人生的领悟，都突飞猛进，学有所成。

谢谢大家。

完